

新春弥漫窗户里

□邵天骏

春节就要到了,新春的气息越来越浓。

大年初一,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此时虽尚在最冷月却是风韵无限,不断呈现出梦幻无限的喜庆色彩——遍地都是温馨涌动的缤纷元素。有的采用红色饰物挂件,置于进屋就能看到墙面的一方;有的设计成五福临门的图案,直接张贴在大门内外,一开门(一进门)就讨了好口彩,“吉祥如意开门红”。它们无不寓意了新春的悄然延续,万事虽然开头难,但一定能够在新春里“越走越顺”,乃至好运连连。新春的暖意铺垫,让春节和节后有了一个紧密衔接的桥梁和与之巧妙过渡的最好理由。

元宵节,人们一直以来就有赏灯的习俗。如果能够在家里一边吃着汤圆,一边欣赏着家中或小区里彩灯的曼妙无比,同样能够达到很好的视觉意境。现在许多人家为了避免外出赏灯的拥挤以及户外的较低气温,在家的客厅里也时常有漂亮的彩灯助兴,虽不能与路边树上彩灯和上海豫园灯会相媲美,但它的自身风韵,依然如款款而来的模特那般让人赞叹。通过有关切换模式的亮灯控制,将彩灯的唯一视觉效果全方位地呈现在主

客面前。彩灯的设置、大小、亮度、颜色和安装高度,都可以进行人工合理调节,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新春延续的自然要求。

新春弥漫窗户里。尤其是春节过后的家庭暖色调,仍然会尽可能地避免断崖式的风格改变。因为此种改变,与春节期间的新春风情人割裂,少有平稳过渡的有序衔接,容易一下子抹去春节喜庆的各种印记,形成温馨继续弥漫的一些“空档”。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其实,阳历一二月的户外色彩主要还是沉浸在冬天的冷寂景观里,仍需要温暖的诗意进行生机的牵引。温馨热烈的期盼依旧是新春的一个鲜明主题。像悬挂的中国结、门上对联等,都可以把新春的喜庆延续一段日子,让温馨在春节过后也能时时刻刻感受到。

一个令人叫绝的新春图案,往往包含有各种寓意不同的精彩“点缀”,以及能够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美丽“风景”。这“点缀”,这“风景”,不在于多,而更在于精,从而使新春的融融暖意依然可以处处从容体验。

春节来临,新春祝福,一切安好! 弥漫进窗户里的新春,丝毫不缺少浪漫的情调。你不经意间,就会惊喜连连,与欢乐同行。

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整个童年是与家务相伴的,现在回忆起来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拎着一只热水瓶去老虎灶泡开水,水老板将我的热水瓶灌满后总是告诉我“热水瓶塞盖盖紧”,经他提醒,我总是习惯性地揪一下瓶塞。冬天,我常会拎着两只热水瓶去泡开水,天气实在太冷了,十指冻得麻木仍握紧竹壳把柄,将热水瓶安全地拎回家。

我每天下午放学后的第一要务就是与弟弟用木桶抬水,水抬到家门口后,我还要用勺子舀进铅桶,拎进家里倒入水缸。水缸用的时间长了,缸底会起不少混浊物,我会在倒水前先把缸里的混浊物舀净,用清水洗一遍,再倒入自来水。

我还常拿着母亲给我的购粮证、粮票、钞票和米袋子去粮店购粮。店堂有两只不大的铁皮漏斗,我人高过漏斗不多,称好米后营业员便将米通过漏斗倒入我的米袋子,我很是小心地端着袋口,生怕没抓住,米洒到地上。我会将几十斤重的米袋搬到一旁的凳子上再弯腰蹲下将米袋弄到肩上掬回家,路上还不能歇,否则就要叫人帮忙抬上肩了。至今,我还能记得那时粳米、籼米、富强面粉的价格。

儿时的弄堂,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只鸡棚养着几只鸡,我家的鸡棚是哥哥从对门的煤球店买来柴片动手敲成的。哥哥时常让我将鸡蛋壳捣碎,并在砧板上将菜皮剥碎拌以剩饭喂鸡。我还会去中山公园门口的树上去摘下一只只皮虫,回家用剪刀剪开其皮囊,挑

儿时的家务

□陈建兴

出皮虫来喂鸡。我家的两只母鸡几乎每天都生两只蛋,是我家餐桌上的“硬菜”。

冬天快要到了,母亲要腌些咸菜过冬,她在缸底撒了一大把盐,把晒好的青菜沿缸底放好,令我插脚进缸踏菜,我脚上生了不少冻疮,不肯进缸踏菜,被母亲一顿严厉的训斥后,硬着头皮爬进了咸菜缸,我踏着踏着,盐粒嵌进了我脚上裂开渗血的冻疮里,痛得我眼泪在眼眶中打滚,但也不敢跨出咸菜缸,还要边踏菜边放盐,那个难熬的时刻真的是痛苦不堪。缸里的青菜叠到了缸口,我还要用尽力气将母亲事先准备好的三块大石头搬进缸里压菜。

落雪天,我时常要在凌晨四、五点去菜场排队买菜,天还是墨墨黑的,人还是昏沉沉的,我时常就拎着篮子去菜场了。在寒风中等待一两个小时的我,时常冻得“刮刮抖”,我只好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地上蹦跳着。

弄堂里几乎每个孩子手脚都生冻疮,根根手指红肿,伤口裂开渗血。即使这样,洗碗、汰菜、洗衣等冷水中做家务还是少不了的。我的冻疮手指肿胀和胡萝卜似的,手背更是像两只馒头,早晚洗脸绞毛巾,稍一用力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即使这样,家里三顿饭的碗和洗菜、洗碗等杂活也是兄弟姐妹们轮流做的,冻疮手浸在冰冷的水里,那钻心的痛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每天睡觉前我都会在煤球炉里加满煤球,关紧炉门,炉口上盖上一块专用圆铁块或者煤球上铺一层湿煤糊,中间捅个

小洞通风,煤球炉上放上一水壶的水,次日晨,炉子上冒着蒸汽,可当揩面水,我打开炉门,捅碎煤糊或用火钳夹去圆铁块,通一下炉灰,重新加上煤球,即可烧泡饭了。

星期天,母亲还经常让我擦钢精锅子。那时候,弄堂人家都烧煤球,家里的几只钢精锅子和铜吊时间长了都是油叽叽黏糊糊的污垢,我会先用煤球灰反复擦,再用浸过碱水的揩布擦,没过多久,一只只钢精锅子就擦得铮亮铮亮的,可我浸过碱水的双手却干燥得难受,只能涂点“蛤蚧油”了事。

端午节前夕,母亲从菜场里买回一大堆粽叶壳,浸在了大木盆里,她让我吊回井水后,又扔给我一块揩布,让我擦洗着一张张粽叶壳,正面反面都要擦洗,井水擦洗后又要用自来水再擦洗一遍,那些年的端午前夕,这也是我在吃到粽子前必须付出的劳动。

每年小年夜,哥哥和我会去曹家渡建材商店买回一铅桶的生石灰并借回了刷墙的排笔,哥哥将生石灰泡在了一只破陶缸里,生石灰遇水沸腾化开了,待冷却后,我和哥哥用排笔蘸生石灰刷墙,邻居说,在生石灰水里放上一只煤球,刷出的墙壁会亮白,我将信将疑地往生石灰水里扔了一只煤球。果然,刷好的墙壁白里透蓝,刷墙壁是我春节前非常喜欢干的一件家务活。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儿时的我们承担了不少家务活,也培养了我们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也从小懂得了父母的不易,也深深烙下了儿时家务的专属记忆。

一生“好为诗”

□凌耕

象,凡感怀家国,盛衰哀乐、致念亲朋、身世遭遇、馈问授受,以至一见一闻、一衣一饭无不有诗,即他的诗的题材具有平民性和日常性。沈瘦东自己也说,“惟是六十年中所遇,治忽无常,哀乐靡定,情之所感,一归于兴比。”(《瘦东诗三钞跋》)他的诗对家乡风物充满赞美和热爱,对农民的生活处境充满同情和怜悯,至于逢“海内外波横云扰,带甲满天地,我东南半壁沦为异域,民之游离宛转于沟壑道路兵尘劫火之下”之时,他发出了一个诗人愤怒的声音。正如本邑名人吴开先先生所说,沈瘦东为人尚风义,敦气节,处穷居危不易其守,他的“哀乐悯灾之作”,是“东南正声”。

沈瘦东的作品,由于经历时间长,且都是在文友和生徒的无私帮助下刻印的,因而印刷的版本杂,一般读者难以得

窥其作品全貌。即使有可能得窥其部分作品的,也因不了解诗的背景而难以读通其作品,更毋庸说能入其诗艺的殿堂了。为了让更多读者能读到沈瘦东诗的精华,并进一步读通他的诗,我们在沈瘦东的家乡——青浦赵巷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从沈瘦东数量众多的诗作中选择思想性、艺术性皆属上乘的三百五十八首诗,以年编次,加以笺注,编辑出版《瓶粟斋诗选注》一书。

本书得到了中华诗词协会副会长、上海诗词协会秘书长杨逸明先生的支持,并为本书写了序,他对沈瘦东的评价和对其作品的分析,一定会让我们受益匪浅,对我们读懂读通沈瘦东的诗,以及在当今大力弘扬国学的背景下,提高传承优秀的文化国宝的自觉,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春的回响

□顾吾浩

当梧桐树添上一抹新绿,
当白玉兰竞相含苞待放,
春天,披着万里霞光,
越过奔腾的江河,
跨过巍峨的山岗,
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回响!

带来了改革开放的万千气象,
深水港接天连云的集装箱,
击碎了太平洋的惊涛骇浪,
五个中心的建设,
让世界更加瞩目向往,
五大新城的崛起,
谱写长三角一体化新的乐章。

春的回响,
在金色的人民大会堂。
字字千钧的政府报告,
擘画民族复兴又一篇章,
怀揣期盼的人民代表,
热议着共和国新的辉煌,
雷鸣般的掌声,
化作决胜千里的磅礴力量!

春的回响,
在希望的田野上。
春风犁开了万顷冻土,
阳光洒满了一个个绿色的村庄,
AI 机器人走进了植物工厂,
无人机在田野盘旋翱翔,
美丽乡村走上了共富之路,
现代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陌上青青柳色新,
粉墙黛瓦百花香,
乡村振兴正迎来春天的芬芳!

家乡的泥土

□吴振兴

家乡的泥土呀!
我多想吻家乡的泥土。
离别很多年了,
对家乡的泥土,
我总有一种亲近感。
家乡的泥土呀!

你还是那么柔软,
你还是那么干净,
你还是那么肥沃?
无论什么种子栽下去,
都会长出丰硕的果实,
让农民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青浦诗人沈瘦东,将一生的精力从事于写诗,用诗来记录生活,抒发情感。就这一点,让我十分敬佩和感动。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能用一生的时间专注地做一件事,他的毅力一定是超乎常人的,他取得的成就也会在本人的不经意中,变得超乎预料。事实也是如此,沈瘦东的诗作和诗艺,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南通状元张謇称他“文近庐陵,诗近三谢”,曾手书五律一首相赠,其首联为“举世儒为贱,江南独沈郎”。

沈瘦东的“好为诗”,固然源于他对诗的爱好,他以“不可混于胸不可罄于口者”,即托之于诗。沈瘦东的学生薛一鶚说,先生一生“所遭不同而无不本其所处之境以写其心之所寄”,写心之所寄,始终是沈瘦东写诗的动力。

沈瘦东的诗内容包罗万